

【差异与分层】

# 中国当代大学生民族主义思潮研究

付 宇 桂 勇 黄荣贵

**内容提要:**针对现有研究在刻画当代中国青年民族主义的核心特征中存在的不足,本文采取以问题为导向的混合型研究方法,尝试勾勒当代中国青年民族主义的谱系与核心特征。研究发现,逆向民族本位主义、逆向文化民族主义、非民族主义、文化民族主义、国家民族主义和民族本位主义构成了青年民族主义的基本谱系。其中,逆向民族本位主义者对于社会的整体评价低,同时表现出强烈的个人主义色彩;逆向文化民族主义者在价值观念相关的指标上呈现出多元开放且重视程序正义的态度倾向;文化民族主义者拥有强烈的安全感,并且对未来的政治、经济走势表示乐观;国家民族主义者对社会的整体评价更高,但是在涉及公平、科学议题时表现出非理性特征;民族本位主义者则表现出强烈的国家主义与民粹主义倾向,政治效能感强,在对社会议题的认识上具有标签化倾向。本文所采取的类型学的分析较好地解释了不同类型的民族主义在各类议题上的态度倾向的差异,从而能够更好地对青年民族主义未来走向进行推断。

**关键词:**青年;民族主义;社会思潮;潜在类别分析;混合方法

## 一、问题的提出:如何理解青年民族主义?

近年来,越来越多研究者开始关注当代中国青年群体的民族主义思潮(Hyun et al., 2014; Gries et al., 2015)。民族主义思潮不仅在网络空间对青年群体的政治社会化产生影响(Nie, 2013; Schneider, 2014),催生出“远征”“爆吧”等网络集体行动(罗以澄、赵平喜, 2012),而且可能与民粹主义思潮合流(李良荣, 2015; 陈尧, 2011),进而转化为以“爱国”为名的暴力集体行动(Hyun & Kim, 2015; Chen & Wang, 2004)。毫无疑问,青年群体的民族主义思潮已经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议题。

青年民族主义引起研究者的浓厚兴趣(Wu, 2007; Weiss, 2014)。研究者已从多个角度对中国青年民族主义进行了探讨。已有研究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侧重于讨论民族主义的类型学。研究者指出,民族主义包括正向民族主义与逆向民族主义(宋晓军等, 2009; 李希光、刘康, 1996; Leonard, 2008),国家民

**作者简介:**付宇,江西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治理省级协同创新中心助理研究员,复旦大学社会学系研究生,主要研究领域为网络社会学、网络思潮与社会运动;桂勇,博士,江西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治理省级协同创新中心特邀研究员,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复旦大学社会治理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经济社会学、网络社会学、社会思潮和社会运动;黄荣贵(通讯作者),博士,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复旦大学社会治理研究中心副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网络社会学、社会运动、城市研究。

**基金项目:**本研究受到江西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治理省级协同创新中心项目与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15JZD003)的资助。

族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许纪霖, 2006; 马得勇, 2012; Hutchinson, 2013; 李兴, 1995; Guo, 2004; Zhao, 1998)。然而,它们以规范研究为主,对民族主义不同维度的归纳和分析大多建立在历史文本或者个体化的经验观察的基础上(Zhao, 1998; Wu, 2008),缺乏系统性实证资料的支持。

另一类研究则主要关注民族主义思潮在青年群体中间的传播和接受程度(陈学明, 2005; 蒙慧、马向萌, 2013),并在此基础上讨论影响青年民族主义的人口学和社会经济因素(Kunovich, 2009)。这类研究通常基于调查数据,然而,它们往往采用一种连续统模型测量和理解民族主义,认为调查对象在民族主义这一变量上的取值处于“完全不(认同)民族主义”与“完全(认同)民族主义”之间(赵广平, 2009; 安珊珊、杨伯淑, 2011; 雷开春、杨雄, 2015)。这类研究的理论预设忽略了民族主义的不同面向(Jones & Smith, 2001; Huntington, 2004),因而无法解释民族主义者在同一议题上可能采取完全不同的态度。例如,在对待恢复汉服的议题上,文化民族主义者往往采取强烈支持的态度(周星, 2008; 张跖, 2009),而国家民族主义者则通常不会表现出强烈的态度;在对待转基因这一议题上,国家民族主义者大多采取激进的反对态度(范可, 2014; 方益昉、江晓原, 2014),而文化民族主义者则通常很少讨论这一议题。这些差异均不能在连续统模型中得到体现。尽管研究者采用了实证资料和数据,但通常无法借助分析结果理解不同面向的民族主义者的行为和社会态度。本文认为,深入分析青年民族主义既需要扎实的实证研究,也需要吸收类型学分析的理论洞见。鉴于此,本文将使用综合的研究方法来刻画青年民族主义的不同类型,并在此基础上尝试把握民族主义思潮背后的思想内核。

把握民族主义思潮的思想内核有助于准确地认识民族主义的性质。现有研究倾向于将民族主义视作一种不理智的、不成熟的表现,将青年民族主义者标签为“愤青”“爱国贼”等,或归结为一种空洞的(任丙强, 2004)、情绪化的(卜建华, 2012),甚至是“病态”的社会思潮(朱云生, 2010)。他们倾向于从国际外交事件或者是国内的社会结构转型因素中寻找其成因(山小琪、郭展新, 2009; 杨洪晓, 2010),认为这一思潮只会在涉外议题上产生社会影响(王明进, 2016)。

本文认为,将民族主义看作应激性、暂时性、情绪性的反应是不全面的,因为民族主义思潮背后牵涉一系列价值和理念,这些理念不仅影响到青年人对于国际关系的看法,还会影响到他们对于国内重要的社会议题的观点。从这个意义上说,需要较为全面地描摹青年民族主义者对于不同维度社会议题的认识,并从中归纳和提炼其核心的认识框架与逻辑,才能够得以深入地认识青年民族主义思潮的深层价值与理念。

## 二、文献回顾与分析思路

### (一)政治民族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

如前文所述,有规范研究提出了文化民族主义和国家民族主义的分野。文化民族主义与国家民族主义的差异根植于民族主义的对象(现代民族国家的性质)。即民族国家到底是一个政治共同体,还是一个历史文化共同体(许纪霖, 2006)。研究指出,国家认同包括政治和文化两个维度,其中前者指个体对国家制度及政治理念的认可程度,后者则侧重个体对民族传统文化与信仰观念的接受与热爱程度(马得勇, 2012)。相应地,国家民族主义强调国家生存与安全的重要性以及对其他国家的支配地位(李兴, 1995),而文化民族主义则更多凸显文化的独立性,强调共同体的优越性与文化传承的重要性(Hutchinson, 2013)。

近年来,有学者已经开始关注不同维度的民族主义情绪(Guo, 2004; Zhao, 1998)。Jones 与 Smith

(2001)的研究在实证层面证明了民族主义存在政治与文化的两重面向。他们运用国际社会调查的数据对国家认同量表进行分析,得到了先赋性与后致性两个维度,而这两个维度大致与政治和文化相对应。Kunovich(2009)的研究进一步表明,不同维度的国家认同/民族主义既受个人与国家层次变量的影响,也对外交、移民等不同领域的政策偏好具有显著影响。

政治民族主义和文化民族主义并不必然是相互独立的,民族主义者可以对作为政治实体的国家和作为文化实体的民族均持有强烈的认同情感,即两种认同是可以叠加的。这种叠加意味着无论是作为政治共同体的民族,还是作为历史文化共同体的民族,都被认为是超越个体的、真实存在的“实体”,是优于其他共同体的存在。对民族“实体性”(Entitativity)的凸显,即以本民族的政治利益和历史文化为本位,强调对外扩张与文明优越性的思潮类型,构成了民族主义的另一重维度,即民族本位主义。综上所述,本文认为,青年民族主义思潮至少包括三个维度,即文化民族主义、国家民族主义和民族本位主义。

## (二)逆向民族主义:被忽视的新面向

伴随着国内民族主义思潮的升温,“逆向民族主义”这一与“民族主义”相对的概念被提出(宋晓军等,2009),也被青年网民广泛使用。逆向民族主义被描述为一种自我否定的倾向。如果说民族主义的核心是对于其他共同体的排斥和歧视,那么逆向民族主义的本质就是一种对于本共同体的否定和矮化(李希光、刘康,1996)。比较民族主义与逆向民族主义这两种思潮可以发现,它们所指向的对象均为民族共同体,思潮持有者均对民族共同体具有鲜明的态度;然而,两种思潮对民族共同体的评价方向是相反的,即传统的民族主义倾向于肯定本民族共同体,而逆向民族主义则倾向于否定本民族共同体。必须指出的是,逆向民族主义这一概念在提出之初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表达了知识青年对“崇洋媚外”的社会状况的强烈不满。然而,逆向民族主义这一看似极端的概念并没有随着时间消失,反而在后来有关的政治思潮讨论中被反复提及(Leonard, 2008)。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无论是作为一个派生于民族主义的概念,还是作为一类可以观察到的经验事实,逆向民族主义都已经成为青年民族主义研究者不可忽视的新面向。

考虑到民族国家具有政治和文化两个维度,青年网民在对本共同体否定和矮化时既可能主要对作为政治共同体的民族持有消极的评价,也可能主要对作为文化共同体的民族持有消极的评价,甚至还有可能同时否定民族的政治维度和文化维度。因此,逻辑上可能存在三种逆向民族主义的子类型,即逆向文化民族主义、逆向国家民族主义与逆向民族本位主义。

## (三)分析思路:对民族主义者的类型学分析

上文所回顾的民族主义的不同面向构成了本文理解青年民族主义者不同类型的基础。对青年民族主义而言,传统的连续统模型无法刻画在不同维度上各有侧重的子类型。将正向民族主义与逆向民族主义视作同一属性的不同取值,无助于理解和把握不同类型思潮群在思想观念与行为模式上的一致与对立。

连续统模型将行动者的思想与行为模式解释为某种线性变化的属性,不同面向/类型之间的差异是等第制的、渐进式的。然而,青年民族主义的不同面向(也即不同类型)源自一系列重要的价值理念的排列组合,不同的组合衍生了认识和解释社会运行机制的框架。这意味着,不同类型之间的差异不是线性的。就此而言,Bonikowski与Dimaggio(2016)关于美国公众民族/国家主义认同的研究为本文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参考。他们综合考察了以往有关民族/国家主义的讨论并指出四个重要的面相,即国家身份认同、国家公民身份标准、国家自豪感和国家傲慢,进而根据被访者在这四个方面的态度倾向上的组合对公众的民族/国家主义认同状况进行类型化,打破了以往研究仅聚焦于某一个侧面的局限性。

值得一提的是,在青年群体中不仅存在不同类型的民族主义及对应的逆向民族主义,还可能不存在非民族主义观念。事实上,并不是所有人都对诸如民族、国家这样的政治性议题抱以兴趣,部分人群对意识形态和政治思潮既不关心也不了解。并且,这一群体所占的比例在不同时期也可能会有所差异。基于此,一个描绘青年民族主义谱系的模型不仅要能够刻画不同子类型之间的差异,还要区分民族主义者与非民族主义者。

综合上述分析,下文将采取类型化的分析视角对青年民族主义的不同面向进行识别和描述。

### 三、数据来源与分析策略

#### (一)资料来源

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来自复旦大学社会治理中心、上海开放大学信息安全与社会管理创新实验室发布的“中国大学生社会心态调查(2015)”。该调查采用多阶段整群抽样方法,覆盖全国范围39所高校的6351名在校大学生。选择大学生群体作为研究对象有利于控制职业、收入等因素对于思想观念的影响,使本文在定量分析中可以更好地观察到青年民族主义的不同面向在一系列社会态度指标上的差异。

此外,本文还收集了26个案例访谈资料,资料收集过程前后历时近两年。被访者的年龄范围覆盖18到28岁,教育程度从大专到博士学历,涵盖多个区域与不同的家庭背景。质性资料有助于发掘被访者的认识框架,从而有助于深入理解和把握青年民族主义的基本谱系。

#### (二)分析策略

本研究关注的是青年民族主义思潮内部的不同面向,希望借助青年学生对一组问题的不同回答组合,建构出一套青年民族主义的类型学。为此,本研究采用潜在类别分析(Latent Class Analysis)对大学生群体的民族主义心态进行类型化分析。作为潜在变量模型的一种,潜在类别分析方法可以通过分析类别型外显变量来测度其背后的类别潜在变量以把握抽象特质的状态。与聚类分析不同,潜在类别模型是一种基于概率的多变量统计分析方法(Collins & Lanza, 2010)。潜在类别模型假定,在给定潜在类别变量的条件下,外显型变量之间相互独立(即局部独立假定)。模型的两个重要参数分别为潜在类别普遍度(class prevalence)和“项目—反应概率”(item-response probabilities)。其中,潜在类别普遍度描述各潜在类别隶属的概率,因为潜在类别具有完备性和互斥性,该参数之和等于1。“项目—反应概率”(下文简称为条件概率)则表示,在潜在类别隶属给定的条件下,被访者在一个测量项目中选择特定选项的概率。当一个潜在类别和一个特定的测量项目给定时,该测量项目对应所有选项的“项目—反应概率”之和等于1。借助潜在类别分析模型,本文可以对青年民族主义不同类型的数量、比例及特征进行分析。

在此基础上,本文尝试运用混合方法来理解青年民族主义不同面向的思想观念和逻辑进路。首先,借助多元回归与多元逻辑斯蒂回归考察不同类型的民族主义者在一系列社会态度指标上是否存在差异。需要指出的是,本文主要考察青年民族主义不同面向与具体的态度倾向之间的关联模式,并不试图进行因果推断。具体而言,将政治观与政治态度、社会认知与社会评价、科学观与科学态度等多个维度进行考察,尽可能全面地把握青年民族主义不同面向的观念特征;其次,结合深度访谈的质性资料,尝试归纳和提炼出青年民族主义的核心思想特征。总体而言,混合方法可以较好地发掘并呈现民族主义的整体性图景。



### (三)民族主义的测量

本文借鉴了Hyun与Kim(2015)的量表,采取如下5道问题测量大学生的民族主义态度:

1. 民族利益优先:当中华民族与其他民族发生严重的利益冲突时,可以采取任何手段维护本民族利益。
2. 民族优越:中国人民是世界上最聪明、最勤奋的人民。
3. 文明优越:中国文化/传统价值优于其他文化/文明。
4. 影响力扩大:一般来说,中国对其他国家的影响力越大,中国(人民)将越好。
5. 控制权扩大:如果中国在世界事务中拥有更大的控制权,则这个世界将变得更好。

上述问题的回答包括“完全不同意”“比较不同意”“无所谓”“比较同意”“完全同意”5个选项。其中,“完全同意”反映了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而“强烈不同意”则反映了一种强烈的逆向民族主义情绪,其他选项可以看作是温和或中立(简称“中立”)。删除缺失值后,得到6192个有效样本。

为了检验民族主义与其他社会心态/行为之间的相关关系,分析中引入一组控制变量,包括性别、专业类别、培养层次、父亲受教育水平、政治面貌、学校层次以及生源地。由于上述变量缺失值比例均不足2%,本文对缺失值进行了剔除,最终得到5987个有效样本<sup>①</sup>。

## 四、青年民族主义的谱系:基于定量分析的结果

### (一)是否存在青年民族主义的谱系

本节将通过潜在类别模型来回答如下问题:青年民族主义思潮内部是否存在多重面向?本文首先根据模型适配指标选择潜在类别的最优类别数,进而对大学生民族主义心态类型进行命名,并讨论各类民族主义群体的民族主义心态特征。

#### 1. 潜在类别模型的选择

作者拟合了潜在类别数从 $T=1$ 到 $T=8$ 的六个模型并计算其适配指标。统计结果显示:潜变量类别数目越多,模型适配的似然比卡方越小,卡方值也越小;当 $T=5$ 时,模型适配的BIC指标最小;而当 $T>5$ 时,模型适配的AIC指标的减小幅度越来越小。综合统计结果与数据解读情况,将潜在类别数目 $T=6$ 的拟合模型确定为最佳模型。

在确定最终模型的基础上,本文运用最大期望算法对参数进行估计,以确定外显变量上的条件概率以及潜在类别概率。表1的统计结果显示:从潜在类别概率来看,潜在类别3的比重最大,为0.686;其他潜在类别的概率均不超过0.1;潜在类别6的比重最小,为0.042。

#### 2. 不同的民族主义群体及其民族主义心态

从外显变量的条件概率来看,类别1在民族优越、文明优越、影响力扩大、控制权扩大4个变量上均表现出强烈反对,表明这一群体无论是在民族文化层面,还是在国家支配层面,都表现出强烈的负向态度,因此将其命名为“逆向民族本位主义者”;类别2在民族优越与文明优越2个变量上表现出强烈反对,在其他变量上持中立态度,表明这一群体仅对于民族文化持强烈负面态度,因此将其命名为“逆向文化民族主义

<sup>①</sup> 详细的统计结果参见附表<http://homepage.fudan.edu.cn/rghuang/files/2018/10/FuGuiHuang2018.pdf>。

表1 大学生民族主义心态的条件概率和潜在类别概率

指标	类别1	类别2	类别3	类别4	类别5	类别6
条件概率 <sup>a</sup>						
民族利益优先						
强烈支持	0.059	0.064	0.061	0.334	0.354	0.688
中立	0.496	0.591	0.872	0.539	0.573	0.303
强烈反对	0.445	0.345	0.067	0.128	0.073	0.009
民族优越						
强烈支持	0.023	0.000	0.035	0.637	0.300	0.960
中立	0.411	0.394	0.952	0.334	0.694	0.020
强烈反对	0.566	0.606	0.014	0.029	0.007	0.021
文明优越						
强烈支持	0.000	0.007	0.008	0.447	0.242	0.930
中立	0.280	0.229	0.978	0.510	0.741	0.056
强烈反对	0.720	0.764	0.014	0.043	0.018	0.015
影响力扩大						
强烈支持	0.033	0.077	0.014	0.134	0.638	0.934
中立	0.328	0.833	0.974	0.817	0.362	0.063
强烈反对	0.640	0.090	0.012	0.050	0.000	0.004
控制权扩大						
强烈支持	0.014	0.015	0.009	0.063	0.400	0.871
中立	0.000	0.985	0.967	0.891	0.589	0.114
强烈反对	0.987	0.000	0.024	0.047	0.011	0.015
潜在类别概率 <sup>b</sup>	0.063	0.059	0.686	0.055	0.095	0.042

a. 条件概率也被称为“项目—反应概率(item-response probability)”,其含义是:在给定潜在类别的条件下,被访者在回答某个测量项目时选择特定选项的概率。对于给定的潜在类别和测量项目而言,各选项的条件概率之和等于1。

b. 潜在类别概率反映了各潜在类别的普遍度(class prevalence),所有潜在类别的类别概率之和等于1。  
者”;类别3在所有变量上均持中立态度,因此将其命名为“非民族主义者”;类别4在文明优越变量上持强烈支持态度,即强烈认同民族文化优越性,但是在其他变量上持中立态度,因此将其命名为“文化民族主义者”;类别5在多数变量上持中立态度,仅在影响力扩大这一变量上持强烈支持态度,表明该群体在对外关系方面持一种国家主义的立场,因此将其命名为“国家民族主义者”;类别6在所有变量上均持强烈支持态度,将其命名为“民族本位主义者”。

本文根据潜在类别模型的结果计算每一位被访者回答所对应的后验概率,对被访者在潜在类别变量上的归属进行预测。分析结果显示:非民族主义者比例最高,占样本70.80%;国家民族主义者占样本8.93%;文化民族主义者与逆向文化民族主义者分别占3.54%和6.07%;逆向民族本位主义者占6.49%;民族本位主义者占4.17%。

综合上述分析可以发现,首先,尽管多数大学生保持相对温和的立场,然而,包括民族主义与逆向民族主义在内的极端情绪持有者占了将近三成。可见,民族主义已经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社会思潮。其次,民族主义心态并不是一个连续统,青年群体内部不仅包括民族主义、逆向民族主义、非民族主义等类型,即使是在民族主义内部也还存在着文化民族主义、国家民族主义以及民族本位主义等多个子类型。可见,将民

族主义看作连续统将会使得研究者忽略民族主义思潮内部的差异。最后,相较于民族主义,逆向民族主义尚未得到研究者的充分关注和讨论,然而持有这一思潮的群体不仅真实存在,且占比为12.56%,影响力不可忽视。

与前文理论假设有所不同,潜在类别分析模型并没有识别出逆向国家民族主义群体。该结果可以从中国特定的历史与现实进行理解。无论我们认为是民族创造了民族主义,还是说民族主义创造了民族,民族主义思潮进入中国的历史从一开始就伴随着“亡国”的危机感(王立新,2000;金冲及,2001)。在这特定的历史情景下,作为政治共同体的民族很容易被看作文化共同体得以存在的前提。一旦作为政治共同体的民族被否定,文化共同体也就无从谈起。这意味着,国家逆向民族主义群体极容易滑向逆向民族本位主义者。然而,当政治共同体依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时,民众依然可以讨论何种文化可被借鉴来建设作为政治共同体的民族国家。因此,那些倾向于否定文化共同体的逆向文化民族主义者并不必然滑向逆向民族本位主义者。值得一提的是,对正向民族主义而言,仅肯定政治共同体所具有的优越性与“亡国”危机感之间并无逻辑冲突之处,因此国家民族主义者被识别为独立的类型,并没有彻底滑向民族本位主义者。

## (二)不同青年民族主义群体的态度倾向

本小节将从政治观与政治态度、社会认知与社会评价、科学观与科学认知三个方面考察不同的民族主义类型所具有的态度和观念特征。需要指出的是,上述三个方面并不是民族主义的界定性特征,更多是民族主义思潮不同面向的后果性表征。其中,政治观与政治态度、社会认知与社会评价既反映了被访者如何看待国家、社会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也反映了被访者对现实的评价;科学观与科学认知则反映了被访者对于社会运行机制的理解。这三组问题构成了本文理解民族主义不同面向后果性表征的基本维度。

### 1. 政治观与政治态度

在这里,本文考察了一组与政治态度有关的变量,表2对多元回归分析的结果进行了集中报告。

(1)国家主义与民粹主义。本文首先考察“国家主义”与“民粹主义”观念<sup>①</sup>。回归分析结果显示:逆向民族本位主义者对国家主义观念持有较为负面的态度;逆向文化民族主义者对于国家主义和民粹主义的认同度略低,但这一差异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文化民族主义者对于国家主义的认同并不强烈,但是对于民粹主义有更高的认可度;国家民族主义者与民族本位主义者对于国家主义与民粹主义观念均持有更加强烈的认同,民族本位主义者在这两个指标上的得分尤其高。

这一结果反映出民族主义思潮内部一个重要的特征,即那些倾向国家民族主义的人(包括国家民族主义者与民族本位主义者)往往在认同国家主义的同时,也会强烈认同民粹主义思潮。他们一方面认为国家/集体的利益高于个体,国家/集体应该为个人的生活负责,另一方面认为国家的权力来自人民,因此国家必须听取人民的呼声。上述两种看似矛盾的思潮在国家民族主义者与民族本位主义者身上呈现出合流的

<sup>①</sup> 我们通过一组题目取值的加总测量被访者对国家主义的认同程度,每道题目的取值为1到10,取值越大,就代表着越认同国家主义。具体编码为:“个人权利不论在何种情况下都不可侵犯”=1,“社会利益不论在何种情况下都高于个人利益”=10;“个人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来养活自己”=1,“国家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保障每个人的生活”=10;“个人自由不论在何种情况下都不可侵犯”=1,“当两者发生冲突时,个人自由应该服从国家利益”=10。类似地,我们通过一组题目取值的加总测量被访者对于民粹主义的认同程度,每道题目的取值为1到5(“强烈不同意”=1,“强烈同意”=5),取值越大,就代表着越认同民粹主义。具体题目为:(1) 政府需要追随人民的意志;(2) 大多数重要的政策应该由人民而不是政治家决定;(3) 利益集团对政治决定的影响太大了。

趋势。这一点也从侧面解释了为什么在网络空间中经常会看到这样一个群体,他们在话语上诉诸国家权威,但是在行动上往往诉诸群众运动。

(2)政府信心与政治信心。不同类型的青年民族主义者在“政府信心”和“政治信心”<sup>①</sup>这两个方面具有显著的差异。无论是对政府的信心,还是对于未来政治的信心,都是按照逆向民族本位主义者、逆向文化民族主义者、文化民族主义者、国家民族主义者、民族本位主义者的顺序依次递增。换言之,逆向民族本位主义者对政府信心最低,对未来政治的信心最悲观,而民族本位主义者则与之相反。

表2 关于青年民族主义不同类型政治观与政治态度的多元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国家主义	民粹主义	政府信心	政治信心
民族主义 <sup>a</sup>				
逆向民族本位主义者	-0.774** (0.27)	0.176 (0.11)	-1.680*** (0.11)	-0.150*** (0.03)
逆向文化民族主义者	-0.416 (0.28)	-0.047 (0.12)	-0.490*** (0.11)	-0.007 (0.03)
文化民族主义者	0.163 (0.36)	0.406** (0.15)	0.583*** (0.15)	0.083* (0.03)
国家民族主义者	0.999*** (0.23)	0.638*** (0.10)	1.384*** (0.10)	0.122*** (0.02)
民族本位主义者	1.912*** (0.33)	0.777*** (0.14)	3.217*** (0.14)	0.244*** (0.03)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N	5768	5942	5947	5697
R-squared	0.038	0.026	0.174	0.039
Adj R-squared	0.034	0.022	0.171	0.036

<sup>a</sup>以非民族主义者为参照;\*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two-tailed tests)

2. 社会认知与社会评价

本部分考察不同类型的青年民族主义者对公平、安全以及幸福等不同社会议题的感知。<sup>②</sup>分析结果显示(表3),相比于非民族主义者,逆向民族主义者的社会评价整体更低,而民族主义者的社会评价则更高。具体来说,逆向民族本位主义者在公平感、安全感及幸福感各项指标上的得分均为最低;逆向文化民族主义者的公平感与幸福感显著更低;文化民族主义者在安全感指标上显著高于非民族主义者,且得分最高,其他指标均不显著;国家民族主义者在各项指标上均显著高于参照组,表明这一群体整体社会评价更高;民族本位主义者在公平感与幸福感指标上显著高于非民族主义者,且高于其他类型,而安全感指标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① “政府信心”由一组3道题的量表加总得到,包括:“遵循政府的政策对国家的发展很重要”“批评政府只会造成人们对政府无意义的怀疑”“如果中国繁荣,人民的状况也会因此而好起来”,根据选项设置,我们将选项重新编码为“完全不同意”= 1,“完全同意”= 5,并加总得到一个取值为3到15的定距变量,取值越大,对政府的支持程度越高。“政治信心”操作化表述为“您对中国未来政治形势的预期是”,选项重新编码为“非常悲观”= 1,“比较悲观”= 2,“比较乐观”= 3,“非常乐观”= 4。

② “公平感”的测量指标为“总的来说,您认为当今的社会是否公平”,其选项编码为“完全不公平”=1,“完全公平”=5。安全感的测量指标为“总的来说,您认为当今的社会是否安全”,其中,“非常不安全”=1,“非常安全”=5。幸福感由一组5道题目的量表所测量,根据每道题的选项取值(“非常赞成”=7,“强烈反对”=1)进行加总,最终得到一个取值从5到35的定距变量。



表3  关于青年民族主义对社会认知与社会评价的多元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公平感	安全感	幸福感
民族主义 <sup>a</sup>			
逆向民族本位主义者	-0.213*** (0.04)	-0.161*** (0.04)	-1.344*** (0.30)
逆向文化民族主义者	-0.117** (0.05)	-0.012 (0.04)	-0.675* (0.31)
文化民族主义者	0.077 (0.06)	0.163** (0.06)	0.372 (0.40)
国家民族主义者	0.078* (0.04)	0.123** (0.04)	0.612* (0.26)
民族本位主义者	0.121* (0.05)	0.088 (0.05)	2.184*** (0.38)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N	5954	5949	5889
R-squared	0.018	0.034	0.078
Adj R-squared	0.014	0.030	0.075

<sup>a</sup>以非民族主义者为参照;\*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two-tailed tests)

3.科学观与科学态度

本小节考察不同类型青年民族主义者所持有的科学观。这里选取了3个指标测量科学观,分别是对转基因的接受程度、科技乐观主义、反智主义。<sup>①</sup>

多元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表4),逆向民族主义者对科学与技术抱以更开放和乐观的态度。其中,逆向文化民族主义者对上述议题的态度最为开放:他们对转基因的接受度最高,对于科学与技术的发展也最乐观,同时强烈反对反智主义。可见,逆向文化民族主义群体就公平、科学等价值观表现出强烈的差异。

表4  关于青年民族主义不同类型科学观的多元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对转基因接受程度	科技乐观主义	反智主义
民族主义 <sup>a</sup>			
逆向民族本位主义者	0.198*** (0.06)	0.070 (0.05)	-0.211*** (0.05)
逆向文化民族主义者	0.249*** (0.06)	0.119* (0.05)	-0.219*** (0.05)
文化民族主义者	-0.101 (0.08)	0.177* (0.07)	-0.104 (0.06)
国家民族主义者	-0.089* (0.05)	0.265*** (0.04)	-0.244*** (0.04)
民族本位主义者	0.037 (0.07)	0.182** (0.06)	0.180** (0.06)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N	5793	5955	5953
R-squared	0.049	0.045	0.034
Adj R-squared	0.045	0.042	0.031

<sup>a</sup>以非民族主义者为参照;\* p < 0.1,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two-tailed tests)

① “对转基因的接受程度”指标的选项包括“完全不能接受”= 1,“完全能接受”= 5;“科技乐观主义”的测量指标为“科学和技术使我们的生活更健康、更便利、更舒适”;“反智主义”的测量指标为“在日常生活中了解科学是不重要的”,上述2个指标的选项设置包括“强烈不同意”= 1,“强烈同意”= 5。

尽管国家民族主义者也更支持科技乐观主义、强烈反对反智主义,但在对待转基因技术的问题上,该群体持反对态度。值得注意的是,相比于非民族主义者,民族本位主义者同时持有科技乐观主义与反智主义态度。这一看似矛盾的结果可能反映了该群体的民粹主义思潮,即科技固然重要,但对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而言,科学并不能发挥真正的作用。

五、把握不同类型青年民族主义者的核心特征

基于上文对不同类型民族主义者群体的政治观与政治态度、社会认知与社会评价、科学观与科学认知的分析(详见表5),以及前文提到的质性访谈资料,本部分将尝试归纳不同群体的核心思潮特征。

表5 青年民族主义谱系的社会态度			
	政治观	社会评价	科学观
民族本位主义者	国家主义、民粹主义 政府信心高 政治信心高	公平感、幸福感高	支持科技乐观主义 支持反智主义
国家民族主义者	国家主义、民粹主义 政府信心高 政治信心高	社会评价整体高	反对转基因 支持科技乐观主义 反对反智主义
文化民族主义者	民粹主义 政府信心高 政治信心高	安全感高	支持科技乐观主义
逆向文化民族主义者	政府信心低	公平感、幸福感低	接受转基因 支持科技乐观主义 反对反智主义
逆向民族本位主义者	反国家主义 政府信心低 政治信心低	社会评价整体低	接受转基因 反对反智主义

(一)非民族主义:疏离的低表达者

上文分析显示,非民族主义者约占70.08%。他们在有关民族主义的抽象议题上没有表现出极端的情绪。一方面,长期以来的集体主义教育与过去三十多年时间里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所缔造的奇迹,都使得他们对于自己所在共同体充满了自豪感,这种自豪感还会因为特定的社会事件而被激发出来,所以才会有“鸟巢一代”“世博一代”的讨论。即使是在日常生活的层面,他们也会在出国游学归来以后感慨:“只有在离开这里以后,我才意识到自己到底有多么热爱这里干净整洁的地铁、触手可及的美食,最重要还有这里的热闹。”另一方面,当代青年群体在收入、住房、养老、教育等诸多方面面临现实压力,这使得他们通常将更多的精力聚焦在经济话题和自身生活上。即使是在公共领域,政治议题难以成为关注的焦点,相反,民生议题则往往容易引起青年群体的共鸣和焦虑。正如一位被访者在访谈中提到的那样,“尽管在理智上,我非常认同只有富强的国家,才有幸福的个人,我仍然看好中国未来至少二十年的发展,但是在情感上,我确实更关心自己的收入能不能追得上房价的涨幅”。

总之,非民族主义者一方面为国家和民族的进步感到自豪,另一方面他们对现实政治以及自身发展存

在冷静、理性预期,并保持在抽象的民族主义争议上的“低表达”。

## (二)文化民族主义:亢进的文明优越论者

尽管文化民族主义者只占3.54%,但无论是线上有关“崖山之后无中国,明朝之后无华夏”的激烈争论,还是线下大学校园里随处可见的“汉服热”,无不体现出这一思潮类型在青年群体中的影响力。对于文化民族主义者而言,他们关心的是作为文化共同体的中华民族,并将中华文明看作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文明”。怀抱着强烈的文化认同感,文化民族主义者认为,作为文化共同体的中华民族不仅“真实存在”,而且以一种潜移默化的方式“投射在我们每一个中华儿女的身上”。也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即使是谈到国民经济的腾飞,他们仍然愿意将这种进步看作是“中国人勤俭节约、能吃苦”的结果,并将这种特质归结为“国民性”。这一群体倾向于将发展归结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将共同体的进步还原到个体层次的价值观念。

有意思的是,文化民族主义者遵循一种简单的逻辑,他们倾向于用“民族传统”“文化基因”“国民性”等框架去解释社会运行的机制和结果。正如一位访谈者所提出的那样,“改革开放其实就是给了老百姓一点点自由,咱们老百姓就搞出来一个中国奇迹”。与此同时,考虑到文化因素的相对稳定性,文化民族主义者倾向于认为“让中国人富裕起来的那种精神层面上的东西几千年都没有变过”,因此他们对未来保持乐观的态度和积极的预期。

## (三)国家民族主义:用“一盘大棋”与“常识论”理解世界

对国家民族主义者而言,他们倾向于将民族与国家统一起来,并将民族和国家看作是超越个人的实体。国家民族主义者认为,“在中国,个体的幸福只能以国家的进步为前提,也只有国家发展了,每个人的生活才有可能越来越好”。不同于文化民族主义者所使用的“民族传统”框架,国家民族主义者在谈论社会议题时大量使用“战略”“政策”“设计”“规划”等带有国家色彩的话语。

国家民族主义的思维逻辑还部分体现在转基因话题中。该群体在讨论转基因议题时既不是完全诉诸科学,也不是紧跟国家政策,而是采取一种“一盘大棋论”的视角,认为“如果转基因这个东西这么好,为什么美国欧盟这些国家要把它出口到中国来?他们就是想用这种东西让中国失去自己的粮食自主权,以后核心技术都在人家手里,人家就可以为所欲为”。他们也可能采取一种“常识论”的视角理解转基因,认为“你转进去一个基因,转出来的东西就是自然界里没有的,这就是违背自然规律”。

伴随着“一盘大棋论”和“常识论”,国家民族主义者在认识论层面呈现出机会主义与非理性的特征。他们在对待价值与观念层面的议题时,往往采取一种功利的态度;对以科学理性为代表的现代性则可能持有反对和批判的态度。

## (四)民族本位主义:一边倒的“爱国者”

民族本位主义者杂糅了文化民族主义者与国家民族主义者的特征,他们坚定地认为“中国的政治制度与文化传统都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无论是作为政治共同体的中国,还是作为文化共同体的中华民族,都得到他们强烈的支持和认同。伴随着强烈的民族认同,民族本位主义者将一切有关现实政治与价值观念的反思或者质疑,都看作“无意义的”“危险的”。民族本位主义者在对网络意见领袖的看法上集中反映了这一思维模式:“我现在特别看不惯有些微博上面的大V,他们最喜欢打一些擦边球,讽刺时事,抖机灵……你也不想想,这个国家是指着这些大V才进步的吗?你发几条微博能拉动GDP吗?”

民族本位主义者倾向于诉诸直观的、标签化的认识方式,将复杂的社会事实归纳为简单口号。从这个

角度而言,民族本位主义者在认识论上杂糅了国家民族主义者与文化民族主义者的逻辑和话语。有所不同的是,民族本位主义者往往采取更加极端的立场。例如,民族本位主义者与国家民族主义者都常使用“阴谋论”的框架,所不同的是,民族本位主义者更加强调二元对立的思想,将中国在内政外交领域面临的各种问题归结为“敌对势力的打击和阴谋”——他们倾向于将通货膨胀归结为“华尔街做空人民币的结果”,将出口下滑归结为“美国和欧盟的贸易保护主义,想拖垮中国的中小企业”,将房地产价格高企归结为“国际热钱催生的泡沫”。

比较文化民族主义者、国家民族主义者和民族本位主义者可以发现,他们均倾向于将共同体看作是超越个人的真实存在,同时采取一种形象的认识论,将社会运行的机制归结为若干简单的模式。对于共同体利益的肯定使民族主义者对现实政治中普遍抱有较高的支持度;然而,这也使得民族主义者在讨论具体社会议题时候呈现出口号化的特征,而较少采取一种基于逻辑分析的认知方式。

### (五)逆向民族本位主义:宏观叙事的拒绝者

与民族本位主义者相反,逆向民族本位主义者拒绝有关“民族”或者“国家”的宏大叙事。绝大部分的逆向民族本位主义者都认为“只有个人的利益才是真实的”,因此逆向民族本位主义者对于现实政治抱有强烈的不信任感,对未来持悲观主义的态度。

就众多的社会议题而言,逆向民族本位主义者与民族本位主义者持有相反的态度。其中,前者将“西方”看作是一切问题的解决方案,而后者将“西方”看作是一切问题的根本来源。

有意思的是,尽管逆向民族本位主义者采取一种不同于民族主义者的个人主义的视角来认识共同体,但这两种民族主义类型在认知方式上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前者同样习惯于采用一种简单的框架或者标签来认识社会运行的规律,同时寄希望于存在一个“一揽子方案”来解决自己在现实生活中所面对的不如意。从这一点来看,逆向民族本位主义与民族本位主义都具有强烈的民粹主义倾向,尽管二者的逻辑和源流不同,但是丝毫不妨碍二者在特定议题(比如“仇富”)上出现合流的可能性。

### (六)逆向文化民族主义:纠结的个人主义者

类似于逆向民族本位主义者,逆向文化民族主义者同样采取个人主义的视角看待个人与共同体之间的关系。他们倾向于将自我实现看作是衡量人生成功与否最重要的标准。正如访谈中提到的那样,“我们这一代人是在个人主义的文化当中成长起来的……你说舍己为人……这个其实还是一种个人主义的社会交换理论”。个人主义的视角使得逆向文化民族主义对于集体主义的话语和逻辑保持着一种“谨慎的距离”。

逆向文化民族主义者在认知方式的维度上表现出迥异于其他青年民族主义类型的特征。一方面,他们认可作为政治共同体的中国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取得的成就,但是这种认可往往是基于个体的生活体验,而不是宏观的统计数据或者主流的话语。逆向文化民族主义者往往在经历重大事件(如“奥运会”“世博会”等)或者在其他国家学习和生活过之后,对中国过去四十年在基础设施建设和国民经济发展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抱以朴素的自豪感。正如一位曾经在美国留学的被访者所提到的,“很多同龄人在去美国之前也是觉得国内各方面都不行,甚至是想到了美国就不回来了,但是对于我们这些在国内生活过然后又真正到美国生活了几年的人,我们普遍觉得国内在交通和互联网方面的发展已经超过了美国,这一点在高铁上体现得最明显,而且国内的治安也好得多”。

然而,逆向文化民族主义者也常常质疑文化共同体的传统价值。无论是儒家的家庭本位传统还是集



体主义传统,都在某种程度上被看作是“不大符合时代发展潮流的观念”。这一群体通常拥有较高的文化教育水平,他们往往热烈拥抱包括自由、平等、理性等个人主义价值观念。然而,不同于民族本位主义者将“西方”看作是“解决方案”与“救命稻草”,逆向文化民族主义者拒绝将本民族或者其他民族的优越性建立在比较的基础上——“每个人都能看得见中国过去四十年取得的成就,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一切是没有瑕疵的,也不意味着GDP的增长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我们这一代人需要对中国的文化进行反思”。这种批判性的思维方式也影响了该群体对于其他社会议题的看法,比起诉诸“常识”或者是“阴谋”,逆向文化民族主义者更愿意“讲理”。

## 六、结论与讨论

本文尝试提出理解青年民族主义不同面向的分析性框架,并运用中国大学生社会心态调查数据(2015)以及访谈资料予以验证。研究发现,青年群体内部确实存在不同面向的民族主义思潮:其中,逆向民族本位主义(6.49%)、逆向文化民族主义(6.07%)、非民族主义(70.80%)、文化民族主义(3.54%)、国家民族主义(8.93%)和民族本位主义(4.17%)构成了青年民族主义的基本谱系。

回归分析显示,不同类型的青年民族主义群体在政治观与政治态度、社会认知与社会评价、科学观与科学认知三个方面的态度上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具体来说,民族本位主义者持有强烈的国家主义与民粹主义情绪;国家民族主义者同样具有强烈国家主义与民粹主义情绪,同时对转基因持反对态度;文化民族主义者对各项议题的认同度较高,其安全感也最强;逆向文化民族主义者最关心的是与价值和观念有关的议题,并表现出多元和开放的态度;逆向民族本位主义者在各项议题上均表现出强烈的负面情绪。

大多数现有研究将民族主义看作是一个连续统,认为只存在民族主义情绪的强弱,而不存在性质不同的民族主义面向。本研究表明,连续统模型并不能准确地刻画青年民族主义群体的差异。颇为悖谬的是,民族本位主义者与逆向民族本位主义者也并非完全处于民族主义谱系的两端;实际上,民族本位主义者与逆向民族本位主义者在认知方式上表现出明显的一致性。由于这两种群体在认识论维度呈现出单一化、标签化的倾向,并认为无须借助专业知识就能把握社会的运行机制,因此民族本位主义者与逆向民族本位主义者之间存在着合流的可能性。这些结果表明,类型学分析性框架可以为青年民族主义思潮的研究提供新的洞见。

本文的发现还有一些值得进一步讨论的地方。首先,如何理解七成左右的青年群体对于民族主义议题“无感”这一发现?本文认为,在一个以经济建设为核心的时代,三成左右的青年群体对民族主义议题呈现出鲜明的态度与立场,这已经是一个较高的比例。另一方面,正如前文所指出的,对于民族主义议题“无感”不等于否认民族共同体或者缺乏民族自豪感,而更多的是由于青年群体所面临的现实生活压力所导致的“政治冷感”,对于诸如民族、国家这样的抽象概念既不关心,也不愿意表态,造成一种“疏离的低表达”。

其次,本文关于逆向文化民族主义的发现同样值得讨论。逆向文化民族主义者不同于逆向民族本位主义者。尽管他们缺乏集体主义的话语,但他们对现实的批判并未采取盲目的、一边倒的态度,而是采取一种克制且充满自我批判的态度。考虑到个人主义价值在当代青年群体中的接纳度,逆向文化民族主义可能在青年群体中进一步发挥出更大的影响力。如果民族主义情绪进一步蔓延,逆向文化民族主义者的比例将会进一步扩大;如果民族主义情绪逐渐衰减,则逆向文化民族主义者可能会转化成为

非民族主义者。

最后,本文尝试通过混合方法为当代社会思潮与心态的研究提供了一条新的进路。笔者希望以本文为一项探索研究,尝试打破传统探索性、描述型与解释性研究的分野,从而更好地探索社会思潮的核心特征与具体表征。当然,青年民族主义并非一种孤立的社会思潮,其背后反映了青年群体社会观与认识论的复杂互动。为了更准确地预判青年民族主义思潮的未来走向,有待更多的经验研究。

#### 参考文献:

- 安珊珊、杨伯淑,2011,《中文BBS论坛中涉日议题的网络民族主义呈现》,《青年研究》第2期。
- 卜建华,2012,《网络民族主义思潮与当代青年政治社会化研究》,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 陈学明,2005,《当代中国民族主义与青年政治社会化》,《理论与改革》第6期。
- 陈尧,2011,《网络民粹主义的躁动:从虚拟集聚到社会运动》,《学术月刊》第6期。
- 范可,2014,《全球化与转基因问题的政治想象》,《江苏行政学院学报》第4期。
- 方益昉、江晓原,2014,《转基因主粮产业化争议的科学政治学分析》,《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4期。
- 金冲及,2001,《辛亥革命和中国近代民族主义》,《近代史研究》第5期。
- 雷开春、杨雄,2015,《我国青年社会思潮新动向及政策建议》,《当代青年研究》第6期。
- 李良荣,2015,《警惕网络民粹主义“暴力”——中国民粹主义新动向》,《人民论坛》第1期。
- 李希光、刘康,1996,《妖魔化中国的背后》,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李兴,1995,《论国家民族主义概念》,《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4期。
- 罗以澄、赵平喜,2012,《“爆吧”集体行动中公民参与表达的实现及其规制——以“69圣战”事件为例》,《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第12期。
- 马得勇,2012,《国家认同、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国外近期实证研究综述》,《世界民族》第3期。
- 蒙慧、马向萌,2013,《网络视阈下的大学生民族主义探析》,《电子政务》第4期。
- 任丙强,2004,《中国民族主义的重新兴起:原因、特征及其影响》,《学海》第1期。
- 山小琪、郭展新,2009,《新世纪“愤青”与青年的爱国主义》,《中国青年研究》第1期。
- 宋晓军、王小东、黄纪苏等,2009,《中国不高兴:大时代、大目标及我们的内忧外患》,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 王立新,2000,《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与抵制美货运动》,《历史研究》第1期。
- 王明进,2016,《国内民族主义思潮发展动态》,《人民论坛》第3期。
- 许纪霖,2006,《共和爱国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现代中国两种民族国家认同观》,《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4期。
- 杨洪晓,2010,《当代中国民族主义重新兴起的原因与特征分析》,复旦大学。
- 张跼,2009,《“汉服运动”:互联网时代的种族性民族主义》,《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第4期。
- 赵广平,2009,《网络民族主义对大学生影响状况的调查与分析》,《中国青年研究》第12期。
- 周星,2008,《新唐装、汉服与汉服运动——二十一世纪初叶中国有关“民族服装”的新动态》,《开放时代》第3期。
- 朱云生,2010,《当下青年病态民族主义倾向的危害及其批判》,《中国青年研究》第5期。
- Bonikowski, B., & Dimaggio, P. 2016. Varieties of American Popular Nationalism.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81(5):949-980.
- Chen, Z. X., & Wang, C. L. 2004. Consumer Ethnocentrism and Willingness to Buy Domestic Products in a Developing Country Setting: Testing Moderating Effects. *Journal of Consumer Marketing* 21(6): 391-400.
- Gries, P. H., Steiger, D., & Wang, T. 2015. Popular Nationalism and China's Japan Policy: The Diaoyu Islands Protests, 2012-2013.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5(98): 264-276.
- Guo, Y. 2004. *Cultural Nationalism in Contemporary China: The Search for National Identity under Reform*. London: Routledge.
- Huntington, S. P. 2004. *Who Are We?: The Challenges to America's National Identit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 Hutchinson, J. 2013. *Cultural Nationalism*. John Wiley & Sons, Ltd.
- Hyun, K. D., & Kim, J. 2015. The Role of New Media in Sustaining the Status Quo: Online Political Expression, Nationalism, and

System Support in China.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18(7): 766–781.

Hyun, K. D., Kim, J., & Sun, S. 2014. News Use, Nationalism, and Internet Use Motivations as Predictors of Anti-Japanese Political Actions in China. *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4(6): 589–604.

Jones, F. L., & Smith, P. 2001. Diversity and Commonality in National Identities: An Exploratory Analysis of Cross-national Patterns. *Journal of Sociology*, 37(1): 45–63.

Kunovich, R. M. 2009. The Sources and Consequences of National Identifica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74(4), 573–593.

Leonard, M. 2008. *What Does China Think?*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Nie, H. A. 2013. Gaming, Nationalism, and Ideological Work in Contemporary China: Online Games Based on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2(81): 499–517.

Schneider, F. 2014. Digital Nationalism in Online Networks: The Diaoyu/Senkaku Island Dispute on China's Web. In *APSA 2014 Annual Meeting Paper*.

Weiss, J. C. 2014. *Powerful Patriots: Nationalist Protest in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Wu, X. 2007. *Chinese Cyber Nationalism: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Implications*. Lanham: Lexington Books.

Wu, G. 2008. From Post-imperial to Late Communist Nationalism: Historical Change in Chinese Nationalism from May Fourth to the 1990s. *Third World Quarterly* 29(3): 467–482.

Zhao, S. 1998. A State-led Nationalism: The Patriotic Education Campaign in Post-tiananmen China.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 31(3): 287–302.

## A Study of the Spectrum of Nationalism among College Students in Contemporary China

FU Yu    GUI Yong    HUANG Rong-gui

**Abstract:** In light of existing studies' inadequacy in revealing the essential characteristics of nationalism among college students in contemporary China, this article aims to depict the spectrum of nationalism and the associated essential characteristics by using a question-oriented approach and a mixed research design. This article found that the nationalism spectrum consists of full reverse nationalism, reverse cultural nationalism, non-nationalism, cultural nationalism, state nationalism, and full nationalism. Among them, the full reverse nationalists have a low level of appraisal towards the society, and are more likely to be individualistic; the reverse cultural nationalists have an open mind and respect the diversity of social values, and value procedural justice; the cultural nationalists have a strong sense of security and are optimistic about futur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s; state nationalists have a high level of appraisal of the present society, but tend to irrationally discuss the issues of justice and science; full nationalists posses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uthoritarianism and populism, have a high level of political efficacy, and tend to using the labeling strategy in discussing social issues. This article's typological analysis can adequately explain why different types of nationalist youth have different attitudes towards salient issues, and have the potential to predict the future trends of nationalism among Chinese youth.

**Key Words:** Youth; Nationalism; Social Thoughts; Latent Class Analysis; Mixed Methods

(责任编辑:李丁)